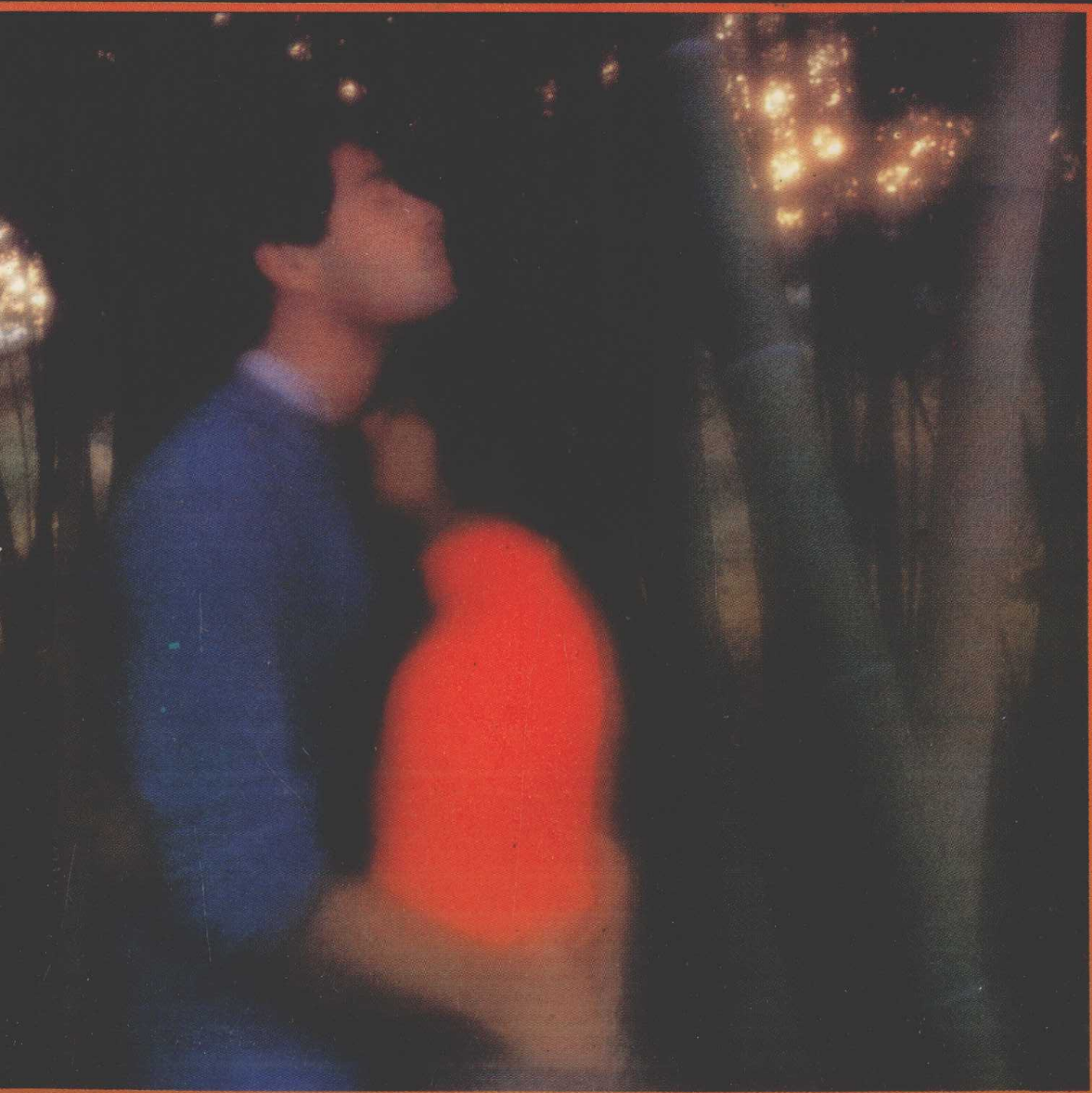


# 砂之器

松本清張著・陳美雲譯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九八四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一七五

## 砂之器

原 著：松 本 清 張  
譯 者：陳 美 雲

發行人：平 鑫 濤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撥0010426—9  
電 話：7168888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銓  
趙爾心·雲 菁·陳昱華·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林衍倫·施寄青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瑤玲

主 編：麥倩宜  
策 劃：施寄青·余國芳

美術設計：黃冷冷·李純慧

校 對：曾美珠·劉秋城·鮑秀珍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71139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三年 二 月

第五版：中華民國七十五年 一 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印

本書定價：新台幣150元 港

~~HK\$38.00~~



原书缺页

#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第一章	酒吧的神祕客	九
第二章	龜田	四〇
第三章	新潮派藝團	六八
第四章	迷霧重重	九六
第五章	撒落紙片的女人	一二七
第六章	方言分佈	一五五
第七章	血跡	一八三
第八章	變故	二一〇



第九章	摸索……………	二二七
第十章	惠美子……………	二七〇
第十一章	她的死……………	三〇三
第十二章	混迷……………	三三四
第十三章	線……………	三六六
第十四章	無聲……………	三九九
第十五章	航跡……………	四三九
第十六章	某個戶籍……………	四六一
第十七章	廣播……………	四九一

# 第一章 酒吧的神秘客

## 1

在國營鐵道線上，蒲田站的附近，有一間門面很窄的米酒絲酒吧，屋裏的燈光正從窗戶透射出來。

通常在夜間十一點以後，蒲田一帶大部分的商店都已經打烊了，只留下一盞小燈亮着。可是，唯有這間酒吧是例外的，它孤獨地聳立在黑暗當中，彷彿是一位舉目無親的老人。從這裏再往前走幾步路，就可看到有幾家小吃店及小酒吧並列着。

米酒絲酒吧的外表並不怎麼起眼，而其內部裝潢，更是簡陋。一進店門，吧枱就長長地呈現在眼前，好像是，只要對客人有所交代就行了。邊邊一個角落另置有兩個雅座，但現在空着。在吧枱前邊，有三位像是薪水階級的男人與一位女辦事員坐着，大概是同事吧，他們並排坐着，將手肘靠在吧枱上。

客人正與年輕的調酒師及女服務生暢談着，可能是熟客。唱片不時播放出熱門及流行歌曲，女孩子們偶爾會附和音調或歌詞唱着。

客人們都醉了。由他們的談話中可得知是在別家喝過後，回到蒲田才又進來的。

「你們的課長啊！」

一個男人上半身與同伴互靠着，說：

「他不是部長的兒子嗎？我始終覺得他既奸詐又喜歡賣弄小聰明，越看越討厭，你可以給他一點「警告」嗎？」

另外一個男人答道：「平常連次長都對他那麼好，那樣寵他了，我警告他又有何用？我算得了什麼？」

同伴舉杯一飲而盡，說道：

「這樣子下去怎麼行？大家都會嘲笑我們啊！」

「我早就知道被人嘲笑了，可是掛慮太多的話，恐怕很難升遷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不怕失面子，要點小聰明，才是成功的要領。雖然如此，他心裏到底是在想什麼可沒人知道，光小姐，妳說是不是？」

第二個人對旁邊的女辦事員說。她的年紀大約是二十五、六歲，此時已開始搖動肩膀，準備發言。

「據說我們部長老早就在計算，再過三年，局長就退休了，他很希望能佔上這個缺，而幾位次長也就理所當然地想爭取到部長位置。」

「賣傘的人喜歡下雨，想升遷的人除了要有「一套」以外，還要運氣好才行，這些好運道可與我真無緣吧！我只想每天晚上能喝喝酒、消遣消遣就好了，日子也就能過得很快樂了，唉！說起來我也真是可憐，可是我至少還可以每晚都來增加你的收入啊！」第二個人對調酒師如此說着，語氣中含着無奈。

年輕的調酒師笑着答道：

「每次都託您的福！」

說完，他恭恭敬敬地，行了一個禮。

『可是，光小姐，』那個『無奈』的人又說：

『這個月，我還可以再預支一點薪水麼？』

『你啊！早就不行了！』光小姐立刻回答。

『唉！這個月也增加了很多借據，等發薪水那天，勢必還要向會計小姐預借下月份的薪水了！上個月領薪水時，就只有領到一疊借據，底下夾着一千元而已，真淒慘！光小姐，這個月要請您多幫忙啊！』

『你這個人真討厭！到這裏來喝酒不要老提這些話好麼？』光小姐說。

這個時候，門開了，出現了新客人的影子。按照規定，酒吧裏的燈光亮度極為有限，而且客人們在屋裏吞雲吐霧，使得現場一片模糊。所以，大家都看不清楚新進來的客人的面孔，只知道是兩個人。

『請進來！』

調酒師招呼他們。他站在櫃台的位置，視度良好，一眼就看得出對方不是熟客。

『請進來！』

女服務生隨着調酒師的聲音，回過頭去也向新客人打招呼。

在座的客人當中，有兩位受到這聲音的影響，禁不住回過頭去張望，但由於不是熟識的人，所以他們又恢復原來的話題，繼續聊着。

進來的客人，第一個人穿着相當舊的深藍色西裝，另一位則穿着淡灰色的運動衫。看到吧枱已經有令人生厭的客人坐在那裏，他們敬而遠之，往邊邊的吧枱走去。

女服務生澄子馬上站起來招待他們。

這時候，穿西裝的那位客人所給人的第一個印象就是頭髮有點灰白，大概在五十歲上下；而穿運動衫的那一位，差不多三十歲左右，但這種判斷並不一定正確。

澄子向調酒師拿兩條溫毛巾給客人。

『想用點什麼？』她問他們。

『我想要……』年輕人欲言又止。以眼光跟中年人徵求意見，等他的回答。

『叫威士忌加蘇打水！』半白頭髮的中年人答。

這句威士忌加蘇打水的腔調並不是標準的東京腔。澄子瞬間感覺到客人極可能是鄉下人，而且是東北地方的人，那是事後她向警察的描述。

澄子送兩份威士忌加蘇打水過去給他們。

先前那幾位薪水階級的客人們正談到某一部電影，那也是澄子最喜歡的影星所主演的，因此更引起她的興趣。她一面等調酒師調威士忌加蘇打水，一面與他們插嘴，談得很起勁。

『喂！』調酒師把兩個起有小水泡的玻璃酒杯放在櫃台上。

澄子伸了伸舌頭，將那兩個玻璃酒杯置於銀色的盤子上。

『對不起，讓你們久等了！』澄子向客人走過去，將酒杯放在他們的面前。

這個時候，他們正噉噉的在談話，看見她靠近就立即閉口不語。

『妳……』

年輕人看見澄子想要坐在旁邊就搖搖手。他的頭髮蓬鬆而散亂，且弄得滿是灰塵；他的運動衫也有許多縐紋。

『我們有話要說，請妳不要過來好麼？』他以帶有神經質的語氣說道。

『請你們慢慢用！』

澄子會過意，告辭之後，馬上退回到櫃台。

『那邊兩位客人要商量事情！』澄子對調酒師說。

『是嗎？』

調酒師看了一眼吧檯邊陌生的客人。這正中澄子的意，使她可以繼續跟熟客們談論那一部電

「那個明星的演技，在兩、三年前就……」

在櫃台前講電影的客人們，聊了一會，又將話題轉到職業棒球上去。調酒師對這方面很有興趣，也參加了他們的議論。

因此，包括熟客在內，大家都沒去注意那兩位神祕客人。女服務生爲了避免自討沒趣，也不想去理會他們，寧願與熟客談話，比較有趣。

那兩位神祕的客人繼續商量事情，樣子很親密。儘管如此，本能的生意經還是使得女服務生們不時把眼光拋過去，怕酒杯很快就會喝空。可是老是還剩下半杯，真是不好款待的客人。

吧枱的前面有往廁所的入口，所以常有女服務生或客人從那兒經過。

當澄子經過的那一瞬間，她聽到交談的言語很多是屬於東北地方的口音。尤其是那位半白頭髮的中年人，口音更重。不知道他們兩人的談話內容。但澄子好像聽到年輕人有說過這麼一句：

「仍然是龜田麼？」

「哎呀……：仍然是……：總是會遇到你……：沒有如此高興……：應該請你吹吹牛……：看大家的意思怎樣……：」

中年人說話斷斷續續的。

雖然澄子聽起來覺得他倆像是久別重逢的老友。說到龜田也許是兩人共同的朋友，但是又無法確定。這是事後她告訴警方的搜查重點。

年紀較大的那位客人是用東北地方的口音。這是其他客人走過他們旁邊時，所獲得的共同印象。只是，沒有任何一個人能聽清楚他們談話的內容。

然而，無論是誰，對這兩位神祕客都沒去注意。人們只對自己所談的話題感覺興趣。換句話說，酒吧裏的每一個人，並沒把他們兩人放在心上。

「噯！快十二點了！」

一位客人看着手錶，一面低聲說道：

『大家準備起身吧……最後一班電車就要來了！』  
女事務員緊跟着說：

『糟糕！不得了了……最後一班車就麻煩了。從車站走到我家還需要十分鐘！』

『好啊！妳不用緊張！假如時間太晚了，我可以送妳回去！』先前那位想預支薪水的人，趁這個機會獻殷勤。

『讓你送我回去，那就有麻煩了！』小姐醉聲回答：『我哥哥會到車站來接我的！』

『嘿嘿！什麼哥哥，誰知道是不是真的哥哥？那可難說呀！哈哈。』

『你胡說什麼？他才跟你不同哩！』

『哈哈！反正我說不過妳就是了。對妳還是老實一點比較好。不管怎樣，月底還是要請妳高抬貴手哇！』

『真討厭——你又來了……』

就在這個時候……

『喂！算賬。』

那兩位陌生客站起來，付完賬，就走出去了。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們究竟往那個方向走去，而且，酒吧外面也沒有任何目擊者。

剛好有兩位彈吉他賣唱的人在酒吧外面五、六公尺的地方與他們相遇，彼此擦肩而過。這兩位賣唱者常在附近走動，是各飲食店、酒吧的常客，爲什麼會注意那兩位客人的去處呢？因爲本來要到米酒絲酒吧去賺幾個錢的，看到有客人走出來，就不知不覺地咋了一下舌頭。

『我看，那樣的客人不會點唱的。』

彈吉他的『老哥』說：『沒什麼氣質。』

『氣質』就是服裝的隱語。照他們的生意眼，首先要關心客人服飾的好壞，去判斷對方是不是付得起點唱的钱，是不是有點唱的雅興。

『我同意你的看法。』

小弟因爲是在黑暗的角度遇見他們的，所以並不是很注意，只因聽到這句話，回頭去望了一眼。此時客人已越走越遠了。

這條小路再往前走十公尺就分成二條路，走右邊通往大道是熱鬧的商店街；走左邊沿着鐵絲網旁邊的小路通至蒲田站。

左邊的路因冷清沒人走，鐵絲柵欄所圍成的空地上長滿了茂盛的長草，裏頭有沒人居住的空屋。深夜裏，單身的女性恐怕不容易走過去。而且燈光暗淡，彷彿有什麼鬼東西隨時會出現似地。再往前走就有電車的停車場。

兩位客人走往左邊的道路。

離得很遠了，吉他手所說的『氣質』雖然不能明顯的判別出來，但看他們走那種不體面的小路，大概不會是什麼有來頭的客人。

『那兩個人的樣子像是很親密呢？還是曾經發生過爭吵呢？』事件發生後，警察總局搜查課的警官詢問賣唱者。

『並沒有爭吵的樣子，像是互相在商量事情。但不知所講內容，我想，可以說，他們彼此之間像是很親密。』

『兩人的言語有什麼特徵嗎？』

『我聽起來覺得像是東北地方的土音。』賣唱者又回答說。

『是那一個？年長者或是年輕人？』刑警又問。

『嗯！……』賣唱者沉吟了一會，像是在思索着，對答案不太有把握。

『因當時實在太暗了，沒看清楚。我只記得左邊的那一位身材矮小。』



身材矮小的就是那個灰白頭髮的中年人。  
事情的發生，就是在五月十一日的晚上。

## 2

蒲田站往京濱站的電車，東北線第一班班車的開車時間是上午四點八分。爲了使電車車頭能順利發動，司機、車掌及驗車員三點以後就要從值日室起床，到放置電車的停車場去做準備工作。那裏有許多電車，停放在寬廣的場地裏。五月十二日上午三點，停車場內很暗，也非常寒冷。

驗車員是年輕人，驗到最後一部，也就是第七部車身時，用手電筒一照，眼前的景象使他嚇呆了。他猛吸一口氣，站在那裏，突然揮動着雙手走出來，他跑到電車頭那邊，上氣不接下氣地，一個跟跄滾下去，掉在司機的身邊。

「喂！有個被輾殺的屍體！」他用尖銳的聲音喊道。

「被輾殺的屍體?!」

司機驚愕了一下，隨即就笑出聲音來：

「喂！車子還沒動呢！不會有輾殺的屍體吧！你是不是還沒睡醒，眼睛迷迷糊糊的，到底看見了什麼？好好的驗車吧！別胡思亂想！」

司機並不相信驗車員的話，電車的集電器漸漸發動起來了，可聽得見發動器啓動的聲音。

「我沒有看錯！確實是輾殺的屍體，滾在那邊！」

驗車員餘悸猶存，以害怕的面容堅持他的論點。剛好車掌也來到他們談話的地點，他聽到驗車員所說的話，也就想到現場去觀看。

「就在那裏！」

快走到第七輛車身時，手電筒的光圈照射下，驗車員在遠遠的地方就看見了，確實好像有鮮紅的